

香港醫學博物館

一八九四年上環太平山區爆發鼠疫，英國派遣專家來港於一九〇六年成立細菌檢驗所，建築高三層，採用紅磚對比髹白古典式立柱，表達出當時流行的愛德華式風格。一九九六年，一群醫生將這建築闢作醫學博物館，向市民展示香港醫學及細菌病理研究歷程，成為香港非牟利機構營運及開放政府歷史建築物的先鋒。

【話你知】

老街區 浸入歷史場景



▲香港醫學博物館舊貌

▲香港醫學博物館新顏



▲香港醫學博物館充滿愛德華時代建築特色 網絡圖片



▲梁以華保育舊建築樓梯



▲今日的灣仔茂蘿街七號街景

往日的舊街區、老建築，今日再度使用，難免要加入一些當今社會的建築物條例，諸如是否做好了消防措施？是否更利於分散人流？但此舉會否導致建築物受到傷害？今次再納入「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芳園書室，活化初期因應建築物條例，增建了一部升降機，任由水喉管在天花與牆壁上穿鑿。消防條例與保育要求是否悖論關係？多年來關心香港古建築保育、曾參與多個活化項目工作的香港建築師學會古蹟及文物保育委員會主席梁以華說：「舊建築活化，一定會存在現代要求，但二者並不矛盾。事實上，歷史建築的活化保育重點不僅僅要體現如何恢復其視覺特徵，更要展現出當年的設計理念及前人生活方式，從而令歷史更好地展現在公眾眼前。」



▲梁以華認為，活化保育歷史建築重在展現當年的設計理念及前人生活方式

那些年消失的部分歷史建築

Table with 5 columns: 歷史評級, 一級歷史建築, 三級歷史建築, 三級歷史建築, 拆除前無評級. Rows include 拆除年份, 落成時間, and 建築物名 (何東花園, 同德大押, 香港佑寧堂, 利舞台戲院).

歷史和商業的角逐

梁以華與大公報記者談起了外地活化保育工作的主體性及主動意識，而與之相較，香港的歷史建築保育卻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業主為求經濟發展，並不太想自己手中這塊「寶」突然被升級為「法定古蹟」，而政府想要活化保育，所要支付的也是一筆天文數字。

環顧香港近年保育失敗的案例，皆出於以市場導向思維主導活化歷史建築，往往是業主拆除在先，政府叫

停和民間呼籲在後，最終再由政府不斷升級歷史建築評級，才能令那些承載集體回憶的歷史建築幸免於難。但提升評級，是否就能保住歷史建築？在一千四百四十四幢歷史建築名單及新增項目名單中，目前已有三十七幢建築被拆除，甚至包括一幢一級歷史建築。今年，新世界斥資逾七億元購得北角皇都戲院大廈戲院業權，雖有保育考慮，但未來如何發展，仍有待觀察。

幕並活化成「虎豹樂園」音樂學院的虎豹別墅，亦是一級歷史建築，本該出現的「萬金油花園」，也在二〇〇四年被拆除並改建為豪宅，昔日的「十八層地獄」警世浮雕，今日只得得以壁畫形式重現。

「在香港，若是被評為法定古蹟，就擁有了法律效益，業主不得隨意改建。但若只是一級評級，政府只是有介入空間，但建築的去留，依然由業主決定。」

對此，梁以華建議道：「活化保育從來都不是追求經濟收益，而是合理利用，符合社會期待。海外及內地都存在成功活化改善歷史建築的範例，無外乎是政府部門在保護歷史建築價值的前提下，放寬規劃及用地條款，在保障結構安全的同時，切實地調控部分建築物的條例準則。政府也可多出台政策，為歷史建築的私人業主制定改建或加建指引，鼓勵他們成為合作保育的一員，才能實現雙贏式保育願景。」



▲虎豹別墅「萬金油花園」被拆，今日只餘主樓及虎塔 網絡圖片

緬甸專家分享保育經驗

緬甸仰光歷史上雖曾是他國的殖民地，卻有繁多的歷史建築。近年來，伴隨旅遊業的發展，仰光如何走好城市發展與保育古蹟之間的「鋼絲」？本月十六日，大館舉辦「創造宜居城市：仰光建築保育和發展的融合」



▲Rupert Mann講座現場 賽馬會供圖

，來自仰光的考古學家兼Yangon Heritage Trust項目經理Rupert Mann與一眾香港觀眾分享緬甸的保育經驗。

講座現場，他特意提及去年開幕的仰光瑰麗酒店，酒店原為法院大樓，活化改建時，酒店盡量保留原有建築元素，大堂樓梯及雲石支柱只略有修整，內庭及會議室也保留了柚木地板等舊有特色，「過程中，我們有了一個驚喜的發現，在法院的建築遺址地下，發現了一批陶罐。經過Yangon Heritage Trust的鑒定，這批罐子，大概屬於十五或十六世紀的孟族王朝。」

Rupert Mann認為，談及緬甸的古建築保育一定要考慮年代因素，「

因為仰光的歷史，導致很多古物還被掩埋在地下。我們會按照區域概念保育歷史古蹟，以免大型社區重建計劃帶來不可逆轉的破壞。」

如今，Rupert Mann所在的Yangon Heritage Trust已針對保育及城市規劃，制定清晰且長期的發展策略，包括為當地居民提供成效可觀、價錢合理的屋宇維修方案建議，以及為城中大型建築物制定翻新綱領：「我們亦計劃改善歷史建築附近的交通情況，比如增強綠化帶、拓寬道路等。」

此外，Rupert Mann更言及他們加強了青少年教育，令年輕人理解我們從何而來，為什麼重視古建築保育，令他們知曉這件事的重要性。

大公報記者

劉毅 (文、圖)

梁以華早年所任職建築公司參與活化灣仔茂蘿街七號舊街區，如今又擔任負責香港醫學博物館活化項目的建築師，該館建於一九〇六年，是以紅磚砌成的英國愛德華式建築，前身為「細菌學檢驗所」和「香港病理專科學院」，「我加入該工程後，準則是最少干預原則，雖然為了市民方便，增設一架傷殘人士電梯是一個好選擇，但我並不想抹殺太多歷史痕跡，就作罷了。」梁以華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道。

滿足現代使用

他始終堅持，歷史建築並非只是上了年代的舊樓，它們與出土文物一樣，都能印證本地歷史。「今日再談保育活化，最重要的是讓人們感受到前人的生活方式和智慧。」梁以華認為，活化之時，需要徹底剖析原建築模式的安全及衛生標準，在空間內展示它們的發展變化。繼而引入新建築技術後，才能既滿足現代社會功能，亦能實現活化再利用。

二〇一三年，梁以華參與灣仔茂蘿街／巴士路街「藝術社區」活化項目，保育舊街區的同時，亦要在狹窄的鬧市提供公共藝術空間。由於該區建築群有超過一百年歷史，梁以華認為重點在於如何保住歷史建築精髓，「歷史建築凝聚先輩精神及建造經驗，完全可以讓這種智慧重現天地，傳統技術與現代建築要求之間並不對立。」

現在，但凡去過茂蘿街七號遊覽的人們，都會去走一走建築物中的舊樓梯，踏一踏那木板，聽一聽原本屬於那個年代的「咯吱聲」，談及此，梁以華形



▲香港醫學博物館內部展場 網絡圖片

容，腦海中原本浮現了三種方案：「其一將它們全部拆除，將影像放在歷史博物館中展出；其二，什麼工作都不要做，為樓梯加一個玻璃罩，只供人欣賞；其三也是最終選擇的是，我想強化當今都市人與歷史之間的「互動」，讓老舊的樓梯，再次投入使用。」

隨後，他率領建築團隊將原本的木樓梯拆卸、清潔後再重新鋪設在鋼架上，令這條木樓梯既符合現在的建築消防要求，也能被繼續使用，令市民可以在一百多年前的樓梯上行走，感受前人上落樓梯的生活體驗。

延續歷史功能

不僅如此，梁以華所在團隊又以很薄的鋼結構樓板作為樓面承重，將以前的牆內木桁條進行防潮等工序後歸於原位。「這是為了滿足所有現代建築結構及消防設施條件後，依然能保存舊磚、舊木，並延續它們的原功能。」

嶺南建築的屋頂多為雙筒雙瓦結構，而茂蘿街七號的活化案例，正是首次將這種傳統屋頂結構改造成符合現代建築條例，「一直以來，都有人認為由木條搭建的傳統中式屋頂無法符合現代建築的防火及抗風要求，但我們找到了新方式，將新加入的鋼構件隱藏在傳統的雙筒雙瓦屋頂中，實現將百年前的原木條和瓦片之再利用。」梁以華表示。

活化不該抹去歷史遺跡，梁以華補充道：「在保持建築結構穩定的前提下，活化保育的第一要義始終是不做太多干涉歷史建築的事，進而發揮巧思，激發歷史建築潛能，重塑「場所精神」。」

茂蘿街七號活化後成為灣仔「動漫基地」，去年宣告結業。梁以華形容，有時候初衷極好，並不一定可以維持運營。他指出，現時的香港保育依然是政府推出，民間非牟利機構參與活化修復，但是否出現入不敷出？「活化一幢歷史建築，既要地地道道地保存，又要符合現代建築條例，都需要大筆運作經費及專業人才作為依託。」

(部分圖片為被訪者提供)